

卷第四十五 神仙四十五

賈耽 丁約 瞿道士 王卿 衡山隱者 梅真君

賈耽

唐相國賈耽，滑州節度使，常令造鹿皮衣一副，既成，選一矯捷官健，操書緘付之曰：「汝往某山中，但荆棘深處即行，覓張尊師送此書，任汝遠近。」使者受命，挈糧而去，甚惶惑。入山約行百餘里，荆棘深險，無不備歷。至一峰，半腰中石壁聳拔，見二道流棋次。使者遂拜道流曰：「賈相公使來。」開書大笑，遂作報書一曰：「傳語相公早歸，何故如此貪著富貴！」使者齎書而返。賈公極喜，厚賞之。亦不知其故也。又嘗令一健卒，入枯井中取文書，果得數軸，皆道書也。遂遣十餘人寫，才畢，有道士突入，呼賈公姓名罵曰：「爭敢偷書！」賈公遜謝。道士曰復持去。鄭州僕射破東有一浮圖，乃遣使齎牒牒州，於此浮圖內取一白鴉，遂令掩之。果得，以籠送，亦不知何故。賈公謫仙，事甚眾，此三篇尤明顯者也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丁約

唐大歷中，有韋行式為西州採訪使。有姪曰子威，年及弱冠，聰敏溫克，耽玩道書，溺惑神仙修煉之術。有步卒丁約者，執廝役於部下，周旋恪勤，未嘗少怠，子威頗私之。一日辭氣慘栗，雲欲他適。子威怒曰：「籍在軍中，焉容自便。」丁曰：「去計已果，不可留也；然某肅勤左右，二載於茲，未能忘情，思有以報。某非碌碌求食者，尚縈俗間耳。有藥一粒，願以贈別，此非能長生，限內無他恙矣。」因褫衣帶內，得藥類粟，以奉子威。又謂曰：「郎君道情深厚，不欺暗室，終當棄俗，尚隔兩塵。」子威曰：「何謂兩塵？」對曰：「儒謂之世，釋謂之劫，道謂之塵，善堅此心，亦復遐壽。五十年近京相遇，此際無相訝也。」言訖而出。子威驚愕，亟命追之，已不及矣。主將以逃亡上狀，請落兵籍。爾後子威行思坐念，留意尋訪，竟亡其蹤。後擢明經第，調數（「數」原作「素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邑宰。及從心之歲，毛髮皆鶴，時元和十三年也。將還京輦，夕於驪山旅舍，聞通衢甚喧，詢其由，曰：「劉悟執逆賊李師道下將校至闕下。」步出視之，則兵仗嚴衛，桎梏累累。其中一人，乃丁約也。反接雙臂，長驅而西，齒發強壯，無異昔日。子威大奇之。百千人中，驚認之際，丁已見矣。微笑遙謂曰：「尚記臨邛別否？一瞬五十年矣，幸今相見，請送至前驛。」須臾到滋水驛，則散繫於廊舍，開一竅以給食物。子威窺之，俄見脫置桎梏，覆之以席，躍自竇出，與子威攜手上旗亭，話闊別之恨，且歎子威之衰老。子威謂曰：「仙兄既有先見之明，聖朝奄宅天下，何為私叛臣耶？」丁曰：「言之久矣，何逃哉！蜀國暎辭，豈不云近京相遇，慎勿多訝乎？」又問曰：「果就刑否？」對曰：「道中有屍解、兵解、水解、火解，寔繁有徒。稽康、郭璞，皆受戕害；我以此委蛻耳。異韓彭與冀壤並也。某或思避，自此而逃，孰能追也？」他問不對，唯雲須筆。子威搜書囊而進。亦愧領之。威曰：「明晨法場寓目，豈蛻於此乎？」丁曰：「未也，夕當甚雨，不克行刑，兩晝雨止，國有小故。十九日天限方及。君於此時，幸一訪別。」言訖還館，復自穴入，荷校以坐。子威卻往溫泉，日已晡矣，風埃忽起，夜中果大雨澍。遲明，泥及胫，詔改日行刑。兩宿方霽，則王姬有薨於外館者，復三日不視朝。果至十九日，方獻廟巡廩，始行大戮。子威是日飯僕飽馬，吉旦往棘圍候焉。亭午間，方號令回，觀者不啻億兆眾矣，面語不辨，寸步相失，俘囚才至，丁已志焉，遙日子威，笑頷三四。及揮刃之際，子威獨見斷筆。霜鋒倏忽之次，丁因躍出，而廣眾之中，躡足以進，又登酒肆，其言如蜀。脫衣換觴，與威對飲。云：「某自此游適矣；勉於奉道，猶隔兩塵，當奉候於崑崙石室矣。」言訖。下旗亭，冉冉西去，數步而滅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瞿道士

黃尊師修道於茅山，法筵絕高，靈應非一。弟子瞿道士，年少，不甚精懇，屢為黃師所答。草堂東有一小洞，高八尺，荒蔓蒙蔽，似蛇虺所伏。一日瞿生又怠惰，為師所種，逡巡避杖，遂入此洞。黃公驚異，遣去草搜索，一無所有。食頃方出，持一棋子，曰：「適觀棋（棋原作秦，據明抄本改。）時，人留餐見遺，此秦人棋子也。」黃公方怪之，尚意其狐狸所魁，亦不甚信。茅山世傳仙府，學道者數百千，皆宗黃公，悉以為德業階品，尋合上升。每至良辰，無不瞻望雲鶴。明年八月望夜，天氣晴肅，月光如晝；中宵雲霧大起，其雲五色，集於■窟間，仙樂滿庭，復有步虛之聲。弟子皆以為黃公上仙之期至矣，遽備香火。黃公沐浴朝服，以候真侶。將曉，氛煙漸散，見瞿生乘五色雲，自東方出在庭中，靈樂鸞鶴，瀾漫空際，於雲間再拜黃公曰：「尊師即當來，更務修造，亦不久矣。」復與諸徒訣別，乘風遂去，漸遠不見，隱隱猶聞眾樂之音。金陵父老，每傳此事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王卿

唐真元年中，郢中有酒肆王卿者，店近南郭，每至節日，常有一道士過之，飲訖出郭而去。如是數年。後因道士復來，卿遂結束潛行，尋之數里。道士顧見，大驚曰：「何來？」卿乃禮拜，願神人許為僕使。道士固辭，卿固隨之。每過澗壑，或高闊丈餘，道士逾越，輕舉而過。卿輕踵之，亦能渡也。行數十里，一岩高百餘丈。道士騰身而起。卿不能登，遂哀求禮拜。道士自上謂曰：「汝何苦從我？自速歸；不爾，坐受困躓也。」卿曰：「前所渡險阻，皆賴尊師命；今卻歸無路，必死矣。願見救護。」道士垂手岩下，令卿舉手閉目，躍身翕飛，已至岩上。上則平曠煙景，不類人間。又從行十餘里，至道士舍。門庭整肅，止卿於舍外草間。謂曰：「汝且止此，吾為汝送飯食。候便令汝得見天師。」卿潛草間。道士三日每送飯食，亦皆充足。後一日，忽見天師出門，杖策，道士四五人侍從。天師形狀瑰偉，眉目疏朗。道士私招卿，令於道左禮謁。天師驚曰：「汝何因得至此？」卿方謂說。諸道士曰：「此人謹厚，恐堪役使，可且令守灶。」天師令且收之，遂延卿入院，至廚下。見一大灶，下燃火，上有鐵筒，閉蓋數重。道士令卿守灶，專看之，不得妄視，令失墜。餘道士四人，或汲水採藥，蒸曝造食，以供天師。夜亦令卿臥廚下守火。經六七日，都不見人來看視釜中物者。後一日，卿無何竊開窺藥。忽見一白兔，從鐵筒中走出，驕然有聲。道士曰：「藥已失矣！」竟來窺看，惶懼失色。須臾，天師大怒曰：「何忽引俗人來，令失藥。」俄召前道士責辱，欲鞭之。道士叩頭，請卻擒覓。道士數人，於庭施香禹步。道士二人，變成白鶴，沖天而飛。食頃，鶴已擒得白兔來，令投釜中，固濟煉之。天師令速逐俗人遣歸。道士遂領出曰：「卿幾誤我，卿心未堅，可且歸去。」遂引送至高岩下，執手而別。「後二十年，於汾州市中相見耳。」卿復尋路歸，數日方至郭，已經年。遂為道士。十餘年後，游太原，竟不知當有所遇否。（出《原化記》）

衡山隱者

衡山隱者，不知姓名。數因賣藥，往來嶽寺寄宿。或時四五日無所食，僧徒怪之。復賣藥至僧所。寺眾見不食，知是異人，敬接甚厚。會樂人將女詣寺，其女有色，眾欲取之。父母求五百千，莫不引退。隱者聞女嫁，邀僧往看，喜欲取之，仍將黃金兩挺，正二百兩，謂女父曰：「此金直七百貫，今亦不論。」付金畢將去，樂師時充官，便倉卒使別。隱者示其所居，云：「去此四十餘里，但至山當知也。」女父母事畢憶女，乃往訪之。正見朱門崇麗，扣門，隱者與女俱出迎接。初至一食，便不復饑。留連五六日，亦不思食。父母將還，隱者以五色箱，盛黃金五挺贈送，謂父母曰：「此間深邃，不復人居，此後無煩更求也。」其後父母重往，但見山草，無復人居，方知神仙之窟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梅真君

汝陰人崔景唐，家甚富。嘗有道士，自言姓梅，來訪崔。崔客之數月。景唐市得玉鞍，將之壽春，以獻節度使高審思，謂梅曰：「先生但居此，吾將詣壽春，旬月而還，使兒姪輩奉事，無所憂也。」梅曰：「吾乃壽春人也，將此訪一親知，比將還矣，君其先往也。久居於此，思有以奉報。君家有水銀乎？」曰：「有。」即以十兩奉之。梅乃置鼎中，以水銀煉之，少久即成白銀矣。因此與景唐曰：「以此為路糧，君至壽春，可於城東訪吾家也。」即與景唐分路而去。景唐至壽春，即詣城東，訪梅氏。數日不得。村人皆曰：「此中無梅家，亦無為道士者；唯淮南嶽廟中，有梅真君像。得非此耶？」如其言訪之，果梅真君矣。自後竟不復遇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